



大会

第七十六届会议

Distr.: General
23 November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正式记录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 (第四委员会)

第 3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21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冈萨雷斯·洛佩兹女士 (萨尔瓦多)

目录

议程项目 63:《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议程项目未涵盖的其他领土)

听取非自治领土代表和请愿人的申诉

本记录可以更正。

更正请在记录文本上作出，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尽快送交文件管理科科长(dms@un.org)。

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21-14333 (C)



请回收



上午 10 时 05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63:《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议程项目未涵盖的其他领土)(续)

听取非自治领土代表和请愿人的申诉

1. 主席表示,根据委员会的惯例,将邀请非自治领土的代表在委员会发言,并邀请请愿人在请愿人席就座,他们在发言之后即行退席。

英属维尔京群岛问题

2. **Natalio Wheatley 先生**(英属维尔京群岛副总理)表示,英属维尔京群岛人民正忙于抗击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而且仍在从 2017 年 9 月的飓风中恢复,并在当前飓风季节保持高度戒备,而他们的自治却受到了威胁。尽管过去 71 年在自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非殖民化进程仍未完成。在过去十年中,与管理国的关系一直处于严重紧张状态。2019 年新当选的地方政府提请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注意联合王国对其加勒比海外领土日益不友好的姿态。这种关系后来进一步恶化,在 2021 年 1 月达到顶点,当时前总督在没有事先通知或协商的情况下启动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所谓的腐败、滥用职权和不诚实行为。调查的宣布是经过协调的,以造成最大的声誉损害,而且调查范围广泛,允许调查专员在资源充足的法律团队支持下,审查政府的任何领域或时间段。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政府首脑对调查委员会强加于该领土的不透明和非协商方式表示失望。加共体还呼吁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维护和尊重自治和自决权。尽管调查背后的动机值得怀疑,并造成了混乱,但公职人员和当地选举产生的政府进行了充分合作,转移了人们对飓风准备和 COVID-19 应对工作的注意力。

3. 人们越来越担心该委员会的独立性、行为和关注点,该委员会已从调查所谓的腐败转向地方政府治理群岛的能力。该委员会将真诚提供给它的机密信息公开分享,目的是故意误导公众,让他们相信地方政府在一个敏感的安全问题上做出了不负责任的决定。人们感到关切的是,委员会的法律团队并未获得英属维尔京群岛律师资格,却在该公司管辖区工作,而根据该领土的法律,这构成刑事犯罪。人们怀疑,调查的目的是否是:为剥夺当地政府诸如移民方面的某些权

力奠定基础;通过暂停宪法实施直接殖民统治;或者通过接管当地政府的财政来取消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自治权。限制该领土的自治将违反国际法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人民的自决权。

4. 该领土即将进行的宪法审查反映了联合王国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之间需要逐步发展关系,以支持该领土的可持续发展和朝着自决方向迈进。联合王国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部最近的动向为重新建立这种关系提供了机会。联合王国对当地政府的 COVID-19 对策的支持表明,现代伙伴关系是可能的,英属维尔京群岛随时准备作为伙伴与联合王国合作。

5. 他重申请求特别委员会在 2021 年向英属维尔京群岛派遣访问团。他感谢联合国系统在 COVID-19 应对、建设气候复原力和追求可持续发展方面提供的援助。在秘书长的领导下,联合国系统履行了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承诺。

6. **Eliezer Benito Wheatley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自 2011 年以来,英属维尔京群岛和联合王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政治接触出现负面转折,这反映在伦敦和领土政府之间没有进行持续的高级别政治对话,以及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启动调查委员会。联合王国不应考虑任何暂停《英属维尔京群岛宪法》并在调查委员会结束时实施直接统治的提议,而应按照联合国关于到 2030 年完成非殖民化的呼吁,就该社会今后十年的愿望与领土政府进行对话。这样的对话应该为反映英属维尔京群岛人民意愿的宪法审查铺平道路,包括当地社区一些成员关于在 10 年内就领土未来政治地位举行全民投票的建议。

7. 联合王国应与英属维尔京群岛就到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一项契约,因为尚未就此问题举行高级别政治对话。当前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为开启这样的对话提供了机会。

8. 在努力恢复建设性对话的过程中,联合王国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可以在 COVID-19 对策方面的合作基础上再接再厉。联合国可以为推动这一进程发挥作用。领土政府要求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派遣访问团的请求应得到满足;英属维尔京群岛有权接待这样的访问团,特别是考虑到在两次毁灭性飓风和 COVID-19 疫情之后,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9. 联合国有责任协助该领土开展教育运动，帮助英属维尔京群岛人民更好地了解自决和为其政治未来提供的选择。如果联合王国作为管理国通过特别委员会恢复正式合作，以确保与英属维尔京群岛进行持续的高级别政治对话，那将是有帮助的。

法属波利尼西亚问题

10. **Fritch 先生**(法属波利尼西亚总统)说，他几次出席特别委员会的会议，表明法属波利尼西亚没有处于殖民状态或受到压迫，其自然资源也没有被挪用。法属波利尼西亚广泛的自治使该领土能够制定自己的卫生、经济和社会对策，以应对 COVID-19 大流行。自 2020 年 3 月，法国政府提供了全力支持，包括派遣卫生工作者和消防员增援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医疗队，最近 8 名危重病人被医疗后送到巴黎，这缓解了当地医院服务的压力。由于从法国政府接受了疫苗接种，大约 70% 的 12 岁以上的波利尼西亚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法属波利尼西亚政府和法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为波利尼西亚企业和家庭筹集了超过 10 亿美元的经济支持。法国政府为两笔总计 6.8 亿美元的贷款提供了担保，这两笔贷款将用于资助紧急情况和恢复措施。这些行动是双方团结的具体例子，加强了法属波利尼西亚与法兰西共和国之间的伙伴关系。

11. 法属波利尼西亚坚决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仍然是太平洋岛屿及其人民面临的主要威胁。法属波利尼西亚正在实施一项以气候、空气和能源为重点的计划，以实现到 203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50% 的目标。太阳能的大规模生产也在推进。在 2017 年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会议上，法属波利尼西亚承诺将其面积约 500 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归类为受管理的海洋区域，以保护蓝色太平洋大陆。该领土呼吁停止非法捕鱼、围网捕鱼和使用流网，因为这些破坏了海洋资源。法属波利尼西亚与太平洋岛屿论坛成员国合作，参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并通过了一项关于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海平面上升情况下保护海洋区域的宣言。所有国家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减缓全球变暖，并将气温升幅控制在 1.5°C 以下。

12. 鉴于主要大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法属波利尼西亚非常关注太平洋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对抗可能对该区域造成的威胁。这个问题肯定比“法属波利尼西亚非殖民化”更为紧迫。

13. 关于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核试验问题，与法国政府的伙伴关系和协商工作仍在继续。2021 年 7 月初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宣布开放档案和赔偿受害者。法国和法属波利尼西亚都决心满足法属波利尼西亚人在这方面的期望。

14. 法属波利尼西亚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将其纳入公共政策。该国已向秘书长和非殖民化股转交了一份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执行情况的报告，并希望该报告在关于法属波利尼西亚问题的决议的段落中被提及。

15. 法属波利尼西亚人民希望保持其作为法兰西共和国内拥有广泛自治权的国家的地位。法属波利尼西亚有足够的力量塑造自己的未来，有足够的财政自主权追求经济和社会发展。该国为解决区域和全球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法属波利尼西亚人从事各个领域的工作，领导和管理这个土著占人口 80% 的国家。独立可能适合一些国家而不适合其他国家，独立不一定是一个民族尊严的基础。正如《联合国宪章》所载，其他道路都是可能的，必须接受这样一个民主事实，即法属波利尼西亚人民并不渴望独立。最后，他再次邀请委员会派团前往法属波利尼西亚评价该国局势。

16. **Corbin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2011 年由从属关系研究项目开发的自治评估诊断工具使用了来自相关非殖民化、自决和人权文书的指标，以独立评估该岛屿领土的自治水平。2012 年对法属波利尼西亚进行的评估得出的结论是，该领土的政治地位构成了高度不对称的政治权力关系，达不到充分自治和绝对政治平等的最低标准。这一决定符合大会决议，其中指出法属波利尼西亚仍然是《联合国宪章》意义上的非自治领土。

17. 内部改革并不构成非殖民化。只有在联合国监督下的真正非殖民化进程才能推动一个领土走向自治；但分析研究和政治教育方案等活动的任务尚未完成。自 2013 年以来，大会通过了 9 项关于法属波利尼西亚问题的决议，然而管理国并未按照《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的规定向秘书长转交资料。这种不合作可能阻碍和推迟非殖民化进程，从而使当代殖民主义永久化，甚至合法化。非自治领土地位只是作为迈向完全自治的准备步骤。现在是开始实施法属波利尼西亚和其他领土非殖民化进程的时候了。

18. **Galenon 女士**(塔维尼·惠拉蒂拉党)作为法属波利尼西亚议会当选议员发言说,不能允许法属波利尼西亚现政府代表试图为新殖民主义辩护以及管理国为了企图拖延自治而拒绝履行《宪章》第七十三条规定的义务。法国在该领土进行的 30 年核试验造成了毁灭性的健康和社会后果。正如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科学家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强调的,法国政府淡化了核污染的程度。为了限制这些爆料造成的政治损害,在巴黎举行了一次总统圆桌会议。作为回应,塔维尼·惠拉蒂拉党举行了自己的圆桌会议和一场专门纪念核试验受害者的活动。马克龙总统承认殖民是反人类的罪行,承认核试验并不“干净”,但他拒绝道歉,而伸张正义仍然遥遥无期。法国保留了对该领土自然资源的全部控制权,剥夺了该领土的大量收入。

19. 关于法属波利尼西亚是否有自决权的争论早已尘埃落定。将殖民主义合法化只会转移人们对真正自决进程的注意力,并拖延补偿性正义。相反,应在大会的主持下制定毛希努伊(法属波利尼西亚)非殖民化工作计划。

20. **Brotherson 先生**(法国国民议会)说,只有毛伊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经过适当的非殖民化和自决进程后才能决定是继续作为法国领土还是重新获得主权。令人不安的是,管理国在两个类似的领土上在联合国面前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在卡纳基(新喀里多尼亚)全面参与和合作,包括联合国特派团监督在那里举行的所有三次全民投票,却藐视大会关于毛希努伊的决议,这形成了鲜明对比。

21. 这场疫情揭示了该领土所谓“自治”的真正局限。是法国高级专员,而不是法属波利尼西亚总统,每周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并就开放和关闭边境以及公共卫生限制作出决定。当马克龙总统访问法属波利尼西亚时,数以千计的人被允许公开集会,尽管三角洲变种病毒正在蔓延。在巴黎举行了一场核问题圆桌会议的闹剧,但毛伊人尚未听到马克龙总统请求试验受害者的原谅。相反,法国以“印度-太平洋战略”的名义,再次利用毛伊人来确保其全球强国地位。被殖民的人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而不是被用作棋子。

直布罗陀问题

22. **Guerrero Liston 先生**(直布罗陀政府驻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代表直布罗陀首席部长发言说,在 300 多年

的时间里,移民从意大利、马耳他和印度等不同的地方来到直布罗陀,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数量不大的直布罗陀人口,他们在种族和文化上与管理国是分开的、截然不同的。直布罗陀人民必须是自由和民主地决定自己未来的人,联合国有责任确保他们实现完全自治和非殖民化。直布罗陀自 1946 年以来一直被列为非自治领土,并希望追随那些实现政治解放和非殖民化的国家的步伐。几十年来,直布罗陀一直支持铲除殖民主义的国际努力。铲除殖民主义的前三十年未能实现其主要目标,部分原因是集体未能吸取教训,即一刀切并不适合所有人。直布罗陀希望与联合国合作,第四委员会应敦促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接受邀请,向直布罗陀派遣访问团。

23. 直布罗陀感到自豪的是,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为所有成年人口接种疫苗的国家,它是通过英国免费提供疫苗实现这一目标的。它还为数千名不同国籍的边境工作人员接种了疫苗,并在疫情期间以定期现金支付的形式向他们提供支持。

24. 直布罗陀和西班牙之间的冲突关系源于后者过时的领土主张。欧洲的边界不可能再次划定成 300 年前的样子。直布罗陀人民的福祉和愿望必须是第一优先事项。2020 年 12 月 31 日,直布罗陀、联合王国和西班牙政府就一项关于直布罗陀与欧洲联盟未来关系的新条约达成了政治协定。欧洲联盟理事会最近授权开始谈判。直布罗陀仍然致力于在该协定条款基础上取得符合直布罗陀和西班牙利益的成果,但也在为没有通过谈判达成成果的情况做准备。直布罗陀因为在直布罗陀工作的西班牙居民和从西班牙进口的大量商品,继续为西班牙作出积极的经济贡献。

关岛问题

25. **Tenorio 先生**(关岛副总督)代表 Lourdes Leon Guerrero 总督和关岛政府发言说,非殖民化是关岛政府的优先事项。尽管有了数十年的两党倡议,但管理国领导人对解决关岛改变其政治地位的愿望没有兴趣。美国法院禁止领土政府就关岛的政治地位组织不具约束力的全民投票,这些决定符合管理国的长期做法,即在某些情况下选择性地对关岛实施国内政策,在其他情况下将关岛视为外国。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将关岛列在其海关和检疫区之外。例如,关岛和其他

美国领土被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列为外国目的地，被定期划分疫情风险级别和发布旅行通知，尽管这些领土受到其国内指令和要求的制约。

26. 较积极的一面是，关岛总体上获得了疫情救济援助方案中按比例分配的份额，包括对个人和家庭的直接援助，再加上关岛被纳入 COVID-19 疫苗和治疗的拨款工作，在疫情期间拯救了生命。关于获得医疗保健和解决贫困问题的几个国内援助方案以前在关岛和领土的覆盖面有限或被排除在外，现在已被暂时延长，并有望永久延长。

27. 但令人失望的是，尽管需要采取专门办法，但尚未任命领土公民担任负责制定和管理美国在“岛屿地区”的方案职位。管理国必须在最高级别积极让各领土人民参与这一进程。

28. 关岛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美国，而且关岛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出了重大牺牲。最近，他们在疫情开始时提供了直接援助，疏散了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的服役人员，并为他们在岛上的民用部门提供了避难所。在美军撤出阿富汗期间，总督还自愿将关岛作为附属美国的阿富汗人及其家人的疏散点和避难所，关岛以前曾为附属美国的越南人和库尔德人发挥过这一作用。

29. 管理国关注关岛的战略地位，这毫不奇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导致在关岛的大规模军事扩张，并在该岛的国防和民用基础设施上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尽管关岛政府致力于在追求自由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发挥作用，扩张给岛屿经济的某些部门带来了重大好处，但也给关岛人民和自然环境造成了重大负担。例如，美国在关岛普遍实行反对外国劳工的移民政策，造成了住房危机。管理国将只给支持军事项目的外国劳工发放授权，造成更高的建筑成本。关岛人民因此无法拥有住房，住宅租赁市场由军事住房租赁和租赁补贴主导。

30. 关于关岛军事化问题，人权理事会三名特别报告员联名致信美国政府，对土著查莫罗人可能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表示关切，包括指控关岛增加军事存在的影响以及未能保护查莫罗人免遭：传统土地、领地和资源丧失；严重的环境不良影响；文物和遗骸的流失；以及剥夺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和自决的权利。

迄今为止，对关岛政府讨论这些指控的请求，管理国并未作出回应。这些指控也值得美国国会注意，关岛的地位仍然掌握在国会手中。为了鼓励全面审查和解决这一问题，他请委员会在关于关岛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提及特别报告员的联名信，并对该决议草案进行修正，以承认关岛为应对全球变暖、贫困、快速全球化和军事化带来的挑战所作的努力。

31. 关岛政府通过设立关岛绿色增长倡议正式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该倡议包括一个包含所有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动框架。该倡议产生了包含可持续性并寻求恢复传统知识的创新做法和项目。关岛政府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岛屿社区合作开展了一些举措，如密克罗尼西亚挑战，以减少贫困，扩大教育 and 经济机会，建立复原力，并加强作为环境管理者和监护人的决心。

32. 这将有助于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的工作，将重点放在作为非殖民化衡量标准的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剩余 17 个非自治领土的地位。可持续发展、环境正义、自决和非殖民化之间有着明确的联系。只要关岛的政治地位仍未得到解决，其执行保护环境和打击对可持续性的威胁的有效政策的能力将仍然有限。

33. 本届美国政府明确表示致力于环境正义和可持续性，并重新加入人权理事会。鉴于这些充满希望的事态发展，美国迫切需要批准联合国赴关岛访问团，以评估可持续发展努力取得的进展以及非殖民化对这些政策的潜在影响。访问团还将使美国能够处理关岛涉嫌侵犯人权的问题，并以切实的方式与当地政府接触。

34. **Won Pat-Borja 先生**(关岛政府非殖民化委员会)说，关岛通过《巴黎条约》于 1898 年成为美国的领土。根据《条约》的条款，割让给美国的领土上的土著居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地位将由国会决定。不幸的是，美国司法系统被用来干预关岛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土著人民国际公认的权利。120 多年来，关岛的殖民地人民一直在为实现全面自治而斗争，但由于管理国的不作为，只取得了逐步的改善。总体而言，《联合国宪章》、大会第 61/295 号决议所载《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为关岛实现全面自治提供了充分支持；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其政治地位仍然悬而未决。因此，关岛政府一贯主张向关岛派遣联合国访问团，委员会必须继续为此目的与管理国接触。

35. 虽然关岛问题决议草案涉及许多相关关切，但其对“关岛人民”的一概而论未能区分那些曾被美国殖民的人和那些因殖民关系而成为居民的人。非殖民化权利的存在是对国家之间，特别是非自治领土和管理国之间不公平和压迫关系的回应；然而，美国继续声称关岛所有人都有权决定其政治地位。在关岛问题决议草案中，还应提及三位特别报告员最近的联名信。

西撒哈拉问题

36. **Omar 先生**(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说，摩洛哥自 1975 年以来非法占领西撒哈拉，并企图阻挠其非殖民化，这是对委员会所代表的一切的侮辱。波利萨里奥阵线做出了巨大让步，以推动和平进程朝着为西撒哈拉人民举行自由和公正全民投票的最终目标迈进，这一目标已得到双方接受并得到安全理事会的认可。然而，摩洛哥无视关于西撒哈拉的决议，在联合国没有采取果断行动的情况下，感到有勇气坚持其殖民做法而完全不受惩罚。联合国必须对这种难以言表的暴行采取坚定立场。

37. 波利萨里奥阵线仍然完全致力于就西撒哈拉的的非殖民化问题寻求和平和持久的解决办法。西撒哈拉人民永远不会放弃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并将继续使用一切合法手段捍卫其权利。为了整个区域的正义与和平与安全，现在是采取具体措施加快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地非殖民化的时候了。

38. **Huff 女士**(国际儿童教育协会)说，她曾经尊重和钦佩波利萨里奥阵线，但多年来发生的事件表明，这种尊重和钦佩放错了地方。2014 年，欧洲反欺诈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原本打算提供给廷杜夫难民营的人道主义援助是如何被波利萨里奥阵线挪用并在黑市上出售，好处则给了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而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并未因此被追究责任。此外，人权活动家们一再告知人权理事会，波利萨里奥民兵侵犯了难民营中儿童的权利，并强迫他们入伍。2020 年 11 月，在与摩洛哥军队的冲突中，波利萨里奥阵线使用妇女和儿童作为护盾。

39. 坦诚的谈判只有在有关各方秉着诚意进行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如果那些与权威对话的人被发现并不关心他们领导的人民的福利，那么任何据称达成的和解协议从一开始就会受到怀疑。她要求联合国通

过摩洛哥自治倡议，这将是这一问题的最人道、最迅速、最和平的解决方案。

40. **Hardin 女士**(优先公关集团和文学机构)说，虽然难民营中的撒哈拉威儿童可以去西班牙住在寄宿家庭里，但许多儿童在返回时被波利萨里奥阵线强行拘留，他们的护照被没收。一些人面临超期监禁、强迫婚姻和强迫怀孕，以迫使他们返回难民营。撒哈拉威儿童在难民营中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而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则能够生活很奢侈。最近，萨哈拉威人遭受波利萨里奥阵线虐待的受害者的证词引起了国际人权组织的注意，绑架、监禁、强迫劳动、酷刑和强奸的证据已经曝光。委员会应该调查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成员，并认真考虑支持压迫者的后果。此外，通过进行人口普查——波利萨里奥阵线拒绝了人口普查——联合国可以在邀请各方参加谈判时显示其公正性并提高其公信力。

41. 有人可能会问，廷杜夫难民营的法治是哪个管理机构维护的，营地领导层是否遵守了东道国的法律。需要对廷杜夫难民营滥用职权的指控进行调查，在那里，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将萨哈拉威人扣为人质，并扣留了原本打算提供给他们援助。

42. **Eads 女士**(国会山祈祷伙伴)说，多年来，她拜访了美国国会议员，请求他们支持摩洛哥提出的自治计划，该计划是迅速、经济上合理和政治上可行的解决西撒哈拉冲突的可行和可信的解决方案。在与政府官员的讨论中，她继续对难民营中的青年深表关切。如果不及时解决，在廷杜夫难民营接受教育的又一代萨哈拉威青年将会两极分化。他们有着仇恨的背景，缺乏参与解决冲突所需的人际交往技能。缺乏解决方案还驱使年轻人通过古老沙漠贸易路线从事秘密活动，如走私武器、人口和毒品。相反，他们应该自力更生，有能力培养积极的人际关系。如果萨哈拉威年轻人只能将自己视为受害者，那么在和平解决西撒哈拉问题方面取得进展的希望十分渺茫。

43. **Njapau-Efrati 女士**(赞比亚妇女投资网络)说，摩洛哥撒哈拉乃是摩洛哥的自然延续，该问题决不是非殖民化问题。摩洛哥撒哈拉地区是非洲最繁荣、最稳定和最先进的地区，这要归功于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在 2015 年推出南部省份发展新模式，其预算超过 80 亿

美元。2021 年 9 月 8 日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代表是该地区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他们负责管理摩洛哥撒哈拉的地方事务和实施发展新模式。该模式引发新的动力，吸引了国内和国际投资，将使该地区成为摩洛哥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之间经济交流和文化及人文联系的枢纽。通过达赫拉大西洋港的建设，摩洛哥撒哈拉将成为非洲的下一个主要港口平台，并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过境点。非洲、美洲和亚洲数个国家在摩洛哥撒哈拉设有 24 个总领事馆。

44. 新的发展模式旨在促进民主，保证可持续发展；支持生产部门，包括中小型企业；促进社会发展；以及弘扬哈萨尼文化。那些还在从分裂角度思考问题的人应该评估一下当地的最新发展，这只能证实撒哈拉的摩洛哥特征。

45. **Huff 先生**(安全和安保指导服务)说，超过 45 年来，撒哈拉人民身陷绝境，还被人出于政治和犯罪利益加以利用。在位于撒哈拉/萨赫勒地区的廷杜夫难民营建立训练基地的军事组织不断在难民营的弱势青年中招募新兵，引导他们过上恐怖主义生活，包括毒品和武器走私以及人口贩运。自阿拉伯之春以来，激进的圣战组织和拉丁美洲毒品卡特尔一直在合作，在撒哈拉沙漠运送毒品、武器和人员。基地组织和青年党等团体正将他们的触角伸向整个非洲大陆，一些团体透到了撒哈拉难民营。美国缉毒局驻非洲办事处注意到，通过非洲的既定路线从南美向欧洲贩运可卡因的活动不断升级；非洲被用作过境储存地点。该威胁还包括在阿富汗生产并运往美国和欧洲的海洛因。卡特尔的一名成员大卫·卡多纳-卡多纳被捕，并被指控安排用可卡因换取地对空导弹和其他先进武器，作为通过撒哈拉沙漠向欧洲运送毒品计划的一部分。他说，这些导弹准备用于击落属于美国及其盟国的飞机。

46. 正如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所记录的那样，该区域对萨赫勒地区有野心的国家支持波利萨里奥阵线部队，其最终目的是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威胁摩洛哥的完整性。应迅速采取果断行动，采纳摩洛哥提出的自治计划，允许撒哈拉人返回自己的家园，以便给后代带来希望。

47. **Aboui 先生**(卢旺达大学)说，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2548(2020)号决议中呼吁各方在秘书长的主持下恢复

谈判。撒哈拉问题是在安全理事会的专属主持下，经各方同意而审议的，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没有平行进程的空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廷杜夫难民营的东道国在激化冲突方面发挥了作用。它向波利萨里奥阵线提供了食物、住所、武器、设备、培训、财政支持、外交支持，甚至在其境内设立了一个营地。因此，它是区域争端的一方，安全理事会要求它通过政治进程认真参与，直到达成一个成功的结果。

48. 根据摩洛哥提出的自治倡议，该地区的居民将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民主地管理他们的事务，将有财政资源来促进该地区的发展，并将积极参与撒哈拉和整个摩洛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摩洛哥撒哈拉地区的自治地位将通过谈判确定，并提交给有关民众进行协商。这项基于妥协的倡议符合国际法、《宪章》和大会及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也符合自决权。自 2007 年以来，安全理事会将该提案描述为严肃和可信的，并承认谈判是实现现实的、可行的和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唯一途径。所有各方必须继续参与圆桌会议进程，在日内瓦举行的前两轮会议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再接再厉，以便找到解决办法，确保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49. **Gomes 先生**(“经济勇气”)说，摩洛哥撒哈拉面临着一些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和武器、毒品和人口贩运，所有这些威胁在过去十年里都大大加强了。萨赫勒/撒哈拉地区的国家继续面临着复杂的、多方面的挑战，不安全和暴力极端主义使其更加严重。这些威胁造成经济退化，削弱了社会和政治结构，并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摩洛哥一直在努力打击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但如果没有区域和国际合作、协调的稳定努力和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安全和稳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在摩洛哥自治倡议的基础上找到解决争端的政治方案。

50. 在南部省份的新发展模式下，撒哈拉正在成为萨赫勒/撒哈拉地区的经济中心和稳定载体。该地区的居民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民主地管理自己的事务。根据秘书长最近的报告(S/2021/843)，摩洛哥继续实施新的发展模式对整个大陆产生了积极影响。2021 年举行的选举表明，撒哈拉是萨赫勒地区民主治理的一个积极范例。

51. **Lygeros 先生**(里昂大学)说，摩洛哥对摩洛哥撒哈拉的主张是长期和坚定不移的，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

都得到了确立。在独立后不久，摩洛哥就声称对该地区拥有主权，这比波利萨里奥组织成立的时间要早。后者不具有代表性，也没有能力代表南部省份的撒哈拉摩洛哥人，他们自由和积极地参与了地方和国家选举。2021 年 9 月在摩洛哥举行的选举具有历史意义，原因有三：同时选举三个级别的代表；尽管有大流行疫情，但选举是在最佳条件下进行的；选举结果证实了摩洛哥撒哈拉人对自己国家的依恋，再次证明了他们的公民参与。阿尤恩和达赫拉的高参与率已经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该地区有权管理很大一部分地方事务，参与国家政策的实施，并通过其议会代表制定具体的领土计划。因此，摩洛哥向摩洛哥撒哈拉人提供了参与式民主，让他们充分享受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波利萨里奥阵线则没有提供这种选择。

52. 正如秘书长最近的报告所指出的，波利萨里奥组织大规模挪用了打算提供给廷杜夫难民营居民的人道主义援助。自成立以来，波利萨里奥阵线就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工作，并试图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其过时的结构是没有前途的。撒哈拉的真正代表是当地选出的代表，自 2018 年以来，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已邀请他们参与其工作。

53. **Conway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他曾多次访问位于阿尤恩的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其人员的奉献精神令人钦佩。他希望委员会思考向前推进的最佳方式，特别是改善难民营的条件，并希望秘书长努力在所有相关方参与的日内瓦两次圆桌讨论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54. 2007 年以来，安全理事会通过 17 项决议，欢迎摩洛哥作出认真和可信的努力；自治倡议就是一个基于妥协的双赢解决方案，得到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摩洛哥已经开始下放中央政府的权力。在 2015 年和 2021 年举行的选举中，高投票率表明了撒哈拉人民对民主的深刻而真诚的承诺，以及他们参与国家摩洛哥发展的坚定意愿。自治的概念并不新鲜：世界上至少有 70 个这样的例子，即：一个确定的区域既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力，又不损害现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摩洛哥的自治倡议是由当地人民、政党和国家代表在地方和国家一级通过包容性协商拟定的。

55. 摩洛哥的批评者指责它剥削了摩洛哥撒哈拉的资源，然而在南部省份每创造 1 美元，摩洛哥中央财政就会再投资 7 美元。已经投资了 80 亿美元，使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教育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56. 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和联合国决议，廷杜夫难民营的东道国有义务对其居民进行登记和普查。难民营中的家庭告诉他，要获得离开难民营的许可，家庭成员就必须留下一人，以确保其他人返回。鉴于“波利萨里奥”阵线利用人道主义援助来阻挠进展，委员会应考虑如何分配和稽核对难民营的人道主义援助。政治进程可以向前推进，但必须制止任何滥用国际援助的行为，这是关键的第一步。

57. **Dart Richert 先生**(DEC 公司项目)说，他对摩洛哥的行动和联合国的沉默和懈怠感到厌恶。被占领的西撒哈拉目前的局势是众所周知的。维持和平部队没有人权方面的授权。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正在发生，言论自由受到压制，记者被不分青红皂白地监禁。从欧洲联盟到南非的法院都宣布摩洛哥达成的违反国际法的贸易协定无效。但国际社会继续对此毫无反应。其他发言者提出的证据经不起推敲。眼前的问题不是两面性的：孰是孰非，一清二楚。目前有些发言者对殖民主义加以合理化解释，就如同从历史角度对奴隶制加以合理化。这个问题不是由摩洛哥决定的，而是由撒哈拉威人民决定的，他们在占领制度下生活、受到虐待，将近 50 年了。委员会没有履行其争取正义的职责；但它仍有机会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确保撒哈拉威人民的权利得到承认，并确保立即举行关于自决的全民投票。

58. **Yelpi Aguilar 先生**(全球拉丁非洲基金会)说，从政治、法律和文化角度来看，该区域与摩洛哥王国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唯一对撒哈拉提出主权要求的，是摩洛哥。在绿色进军期间，摩洛哥收复了撒哈拉，并表示，该地区是摩洛哥领土不可分割和不可谈判的一部分。波利萨里奥阵线后来被拉进来，在阿尔及利亚的暗中指挥下破坏摩洛哥的民主建设。应该指出的是，波利萨里奥阵线在 1973 年之前并不存在，这一年，阿尔及利亚出于政治和战略原因赞助成立该阵线，导致自称的阿拉伯撒哈拉威民主共和国。后者是冷战时期的一种幻觉和捏造。它的

特点是极权主义；在有异议的情况下，个人自由和人权的普遍性遭到漠视。

59. 只有摩洛哥有能力保证该地区的发展和福祉，达赫拉和阿尤恩等地改善了人类发展和城市化，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摩洛哥的自治计划是在尊重摩洛哥领土完整和国际法提供的基本保障的框架内实现和平解决的唯一可能途径。这一结果也有助于该地区的和平、发展和打击恐怖主义。

60. **Biyogue Bi Ntougou 先生**(奥马尔·邦戈大学)说，在解决摩洛哥撒哈拉问题方面出现拖延，带来重大风险。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武装民兵依靠邻国支持，与摩洛哥军队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廷杜夫难民营可能成为武器和毒品贩运的场所，并成为在萨赫勒地区活动的恐怖团体的基地。摩洛哥撒哈拉问题应恢复为安全理事会的优先事项。应说服邻国：停止对波利萨里奥阵线分离主义分子的支持；恢复谈判，因为摩洛哥的立场得到越来越多的外交支持；保护廷杜夫难民营的居民免受波利萨里奥阵线的虐待；并支持摩洛哥提议的自治计划，该计划是公正、公平的，符合普世价值观和历史、社会学、文化和法律现实。

61. 不支持撒哈拉地区的摩洛哥特征意味着再次分裂非洲大陆。脆弱国家的激增，破坏非洲大陆的稳定性，加剧了紧张局势，给联合国带来很大的工作量。这种结果会唤醒某些国家休眠的分离主义倾向，并会危及实现渴望已久的非洲团结的机会。摩洛哥的提议应该得到所有参与建设公平、安全和繁荣的世界进程者的支持。

62. **Nguimbi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安全理事会在第 2548(2020)号决议中明确指出了争端的真正当事方，并对某些行为者的反复无常表示愤慨。该决议强调了廷杜夫难民营的东道国的作用，这在以前的决议中是没有的。安全理事会重申致力于在妥协基础上达成现实、实际可行和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秘书长在其最新的报告中确认，联合国主持下的政治进程是以第 2548(2020)号决议为指导的。

63. 在第 2414(2018)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呼吁波利萨里奥阵线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局势稳定或威胁政治进程的行动。作为回应，波利萨里奥阵线违反停火协议，并试图在撒哈拉地区制造战争的假象。在摩洛哥撒哈拉最近的选举中，人民表达了他们与国家的联

系。在国际层面上，大多数会员国支持摩洛哥的自治倡议，24 个国家在摩洛哥撒哈拉地区开设总领事馆。分裂主义倾向与在全球化世界建设统一的非洲的努力背道而驰，是不能被宽恕的。安全理事会第 2548(2020)号决议为解决摩洛哥撒哈拉问题奠定了基础，确认摩洛哥努力参与对话和妥协，并在征得人民同意和满足当地需求的情况下，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支持下，追求该地区的发展。

64. **Gakwaya 先生**(卢旺达媒体委员会)说，在摩洛哥收复摩洛哥撒哈拉后，某些邻国反对摩洛哥实现领土完整。阿拉伯撒哈拉威民主共和国在 1976 年成立后，没有得到联合国或其他实体的承认；但它却被接纳为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的前身——的成员，这公然违反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第 28 条和国际法。阿拉伯撒哈拉威民主共和国不能被视为国家，国家必须具有三个构成要素：领土、人口或行使权力的能力；而它一样都不具备。非洲联盟应暂停其成员资格，将其指定为非国家分离主义实体，并承认摩洛哥对撒哈拉一直拥有主权，这一点得到了国际法院的确认。非洲联盟这样做，就能纠正这一不公正的情况，并在支持联合国主持的政治进程中发挥可信的作用。摩洛哥的自治倡议提供了进一步谈判的机会，以期找到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最终解决争端方案。

65. **Grimblatt 先生**(国际扫描仪)说，在美国就撒哈拉的摩洛哥特征发表声明之后，2007 年提交安全理事会的自治提案可能就是政治解决争端的唯一框架。在摩洛哥国家的各个层面，并且与撒哈拉地区的人民和民选代表一道，就该提案进行了磋商。该提案是一个公平的妥协：国家保有主权和领土统一，同时将部分权力移交给当地居民，由他们以民主方式管理自己的事务。撒哈拉自治区将有自己的权力和一个由摩洛哥国家代表领导的地方政府，该代表将由自治区议会选举产生。自治区议会可成立法院系统，对自治区各机构颁布的法律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争端进行裁决。他们的独立裁决将以国王的名义发布。自治区政府、议会和法院将根据自治法规进行管理、立法和审判。设立专门针对自治区的机构并不影响人民在议会和其他机构中的代表权。作为自治区特权之一，自治区可征税来资助其发展，并从其自然资源中获得收入。虽然国家将保留对某些与主权有关的要素的控制，如国旗、

货币、安全和国防，但它将对一些政府职能采取更平衡的方式。

66. 关于该提案的谈判最终将导致有关民众举行自由公投。将采取包括大赦在内的措施，确保回返者重新融入民族大家庭，保证他们的尊严、安全和财产保护。成立过渡委员会，为位于撒哈拉以外的武装分子的遣返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提供支持，以及与通过和实施自治法规有关的任何其他行动。

67. **Sánchez Serra 先生**(秘鲁记者联合会)说，摩洛哥的自治倡议是现实和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唯一基础。举行全民投票的提议已经过时，无法执行，也无法实现，而且安全理事会在大约 20 年前就已经放弃了。与此同时，廷杜夫的撒哈拉威人被扣押在非人的环境中，没有基本的自由，与他们在摩洛哥撒哈拉的亲属形成鲜明对比。无论是波利萨里奥阵线还是其拥有巨大油气潜力的赞助者，都没有供电供水。此外，波利萨里奥阵线在挪用人道主义援助，还不准按照联合国要求进行人口普查。

68. 撒哈拉问题是在 1960 年代应摩洛哥的要求提交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其领土完整。摩洛哥的自治建议是现实、可信、严肃和切实可行的倡议，也是结束撒哈拉地区人为冲突的唯一解决方案，这个冲突是由一个不友好的邻国和一支分离主义民兵造成的。在摩洛哥最近的选举中，摩洛哥撒哈拉人踊跃参加，投票选举他们在南部省份的代表。自治倡议和先进的区域化模式完全符合摩洛哥的民主选择框架，同时也反映了独立和领土治理的原则，根据《宪法》，这些原则保证了当地居民参与管理自己的事务。委员会采取果断行动，就有机会创造历史。

69. **Dahi 先生**(阿尤恩，就业部劳动监察局)说，2015 年宣布的总预算约为 85 亿美元的发展项目已为撒哈拉地区各省的居民带来了切实的好处。尽管 COVID-19 大流行疫情带来了特殊情况，但仍然取得重大进展。风力发电站和海水淡化厂已经建成，两个水坝正在开发中。一条连接提兹尼特和达赫拉的 1 055 公里高速公路即将完工。计划修建一条从达赫拉到盖尔盖拉特中心的公路，以促进贸易。达赫拉与卡萨布兰卡之间的商业海运路线很快就会开通，渡轮现在连接着阿尤恩和加那利群岛。该发展项目还有社会和文化方面的

内容，包括平等机会保障、创造 120 000 个当地就业机会、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在阿尤恩建立大学诊所以及在富姆欧德建立技术中心。自 1975 年收复撒哈拉省份以来，摩洛哥非但没有侵吞撒哈拉地区各省的自然资源，反而在该地区投入了大量资金。

70. **Douihi 先生**(萨赫勒反对廷杜夫难民营协会)说，秘书长报告所列举的事实强调了摩洛哥为重新开放盖拉特道路所采取的干预措施的合法性，这些道路曾被携带重武器的团伙封锁。同样，关于公开战争的报道也遭到断然驳斥；事实上，分离主义分子一直在阿尔及利亚边境附近随意开火。有消息称，波利萨里奥阵线民兵阻碍西撒特派团的工作并拒绝车队进入。报告明确指出，撒哈拉地区人为冲突的解决方案应以 2018 年以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决议为基础。为此提出了新的、现实的参数，并强调阿尔及利亚在冲突中的关键作用。摩洛哥在撒哈拉地区开展的发展项目得到认可，报告并提请大家注意廷杜夫难民营令人震惊的状况：波利萨里奥阵线民兵和东道国武装部队在那里实施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两名年轻撒哈拉人自焚。因此，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波利萨里奥阵线及其支持者对该地区日益严重的不安全负有责任。

71. **Sassi 先生**(SKC)说，撒哈拉威人民只希望生活在独立的国家里，与邻国和平和谐共处。西班牙在未确保联合国授权的非殖民化进程取得成果的情况下，于 1975 年离开这个前殖民地。自此以来，摩洛哥一直持有狭隘的殖民主义者的态度，拒绝容忍任何关于自决权或独立权的言论。相反，摩洛哥的唯一目标是在该地区制造紧张局势。

72. 延长西撒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将迫使双方遵守 1991 年在联合国主持下订立的停火协议，并使特派团能够履行其组织撒哈拉威人民开展关于自决问题的全民投票的任务。

73. 1976 年，波利萨里奥阵线宣布成立阿拉伯撒哈拉威民主共和国，但由于日益激进的定居政策，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边缘化。摩洛哥策划的逐步军事升级正在日渐破坏区域的安全和稳定。同时，生活在难民营的撒哈拉威人对长达 40 年的外交僵局感到沮丧，感到被国际社会遗忘，对谈判失去了信心。安全理事会并没有对最近的局势升级发表评论，更没有采取行动化

解该形势或减轻撒哈拉威人的痛苦。应任命一名新的西撒哈拉问题秘书长个人特使。该职位自 2019 年以来一直空缺。

74. 占领国不分青红皂白地折磨和逮捕人权维护者，不准国际组织进入，驱逐外国记者。由于给予了迁往西撒哈拉的摩洛哥人许多好处，人口平衡正在被打破，很快就会导致撒哈拉威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少数民族。为了打破僵局，国际社会应该支持建立撒哈拉威国家机构，尽管大部分撒哈拉威人在流亡。国际社会这样做可以支持撒哈拉威人民在其领土上的独立主张，并避免迫在眉睫的战争。

75. **Lenz 女士**(不遗忘国际协会；国际信仰与和平对话)说，她于 1999 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廷杜夫难民营接触到撒哈拉威人，他们的生活和话语，一直萦绕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委员会坐在舒适的地方办公，而撒哈拉威人民则缺衣少食、难以出行。他们极度渴望着拥有位于海滨的、合法的、心爱的国土，那里是他们的故事、历史和传统的发源地。他们的梦想——似乎不可能实现——是在自己的国土自由生活，其国土却已被人夺去。撒哈拉威人民对西撒哈拉问题没有半点怀疑。怎么办？委员会应该直接询问他们。

76. **Boulon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他说，作为撒哈拉地区的本地人，他是在摩洛哥主权下和平、和谐地生活的许多公民之一，他从小就目睹了冲突的方方面面。南部各省获得前所未有的投资，是摩洛哥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正在进行中。该地区对社会正义的承诺坚定不移，其贫困率在摩洛哥是最低的。该地区管理自己的事务，最近的自由和公平选举就是明证。如果那些被强行带到难民营生活的撒哈拉威人有选择的自由，他们就会回到摩洛哥，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地说话、行动和生活，有更多机会获得医疗保健、教育和工作，并享受尊严和繁荣。事实上，离开难民营、新到摩洛哥撒哈拉地区的居民络绎不绝。少数人出于政治动机的愿望凌驾于撒哈拉威人民意愿之上，这本身就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委员会不应该将多数人统治和少数人权利视为互相冲突的。

现在就应该在摩洛哥旗帜下建立自治区、结束撒哈拉威人民的苦痛——没有必要再等下去了。

77. **de la Vega García 先生**(食品救济所)说，摩洛哥 2011 年《宪法》载有关于开展设立自治区进程的规定，这在经济方面已被证明是成功的。2021 年 9 月，摩洛哥全国各地都举行了选举，包括撒哈拉地区。尽管发生疫情，但撒哈拉地区的投票率是全国最高的，这表明人民有意愿参与他们的国家——摩洛哥的民主进程。此外，选举进程向该地区所有妇女开放，女性候选人赢得了一些席位。摩洛哥让该地区的居民参与到正常的民主生活中，正在讨论的问题可以通过民主选举进程来解决。各国在该地区开设约 24 个总领事馆，暗含承认的意味。将该地区保留在第四委员会的议程上，无助于当地的发展、该地区的和平或实现第二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即零饥饿。让该地区代表参加国民议会，将有助于积极保留摩洛哥人民集体身份的一部分。

78. 令人遗憾的是，并不存在任何管理廷杜夫难民营生活条件的法律框架，这在国际法上是前所未有的情况。甚至连难民营的位置都不符合逻辑，因此迫切需要对难民营的人口进行普查。委员会应支持安全理事会要求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呼吁。

79. **Pali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1975 年摩洛哥入侵并占领西撒哈拉领土，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院同年发表的咨询意见，阻碍了西撒哈拉的殖民化进程。根据国际法准则，联合国从未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部分地区的非法占领和吞并，实际上还进行了谴责。

80. 被占领的西撒哈拉经历了大规模的人为人口迁入。现在，定居者的人数远超过原住民。定居者的大规模迁移是由占领国发起的，这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因此，该领土是唯一被第三国非法军事占领的非自治领土，而且自西班牙撤出后，是唯一没有国际公认的管理国的领土。面对摩洛哥在西撒哈拉的压迫，那些在许多国家捍卫民主的西方国家却保持沉默。联合国到了采取切实措施、使西撒哈拉人民能够自由民主地决定自己未来的时候了。

下午 1 时散会。